

Discussion on the Hobby of Good “Donkey Singing” in the Wei-Jin Period

Xianglan Dong

Xi'a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, Xi'an, Shaanxi, 710018, China

Abstract

This paper takes Wang Ca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why a good “donkey singing” appeared in the Wei-Jin period: This is related to Wang Can'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Wei-Jin period. Further analyze the reasons why the image of “donkey singing” was not popular in the Wei-Jin period: on the one hand, good “donkey singing” was only the personal choice of individual celebrities such as Wang Can, and the image of “donkey singing” was not popular in the Wei-Jin period; on the other hand, it is related to another popular hobby among scholars at that time — howl.

Keywords

donkey singing; howl; Wei-Jin period

浅论魏晋时期的好“驴鸣”之癖

董香兰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, 中国·陕西 西安 710018

摘要

论文以王粲为例分析为何魏晋时期会出现好“驴鸣”的现象: 这与王粲的个人经历和魏晋时期的社会以及政治背景有关。进一步分析好“驴鸣”之象并未在魏晋大范围流行的原因: 一方面, 好“驴鸣”只是王粲等个别名士的个人选择, “驴鸣”之象并未在魏晋大范围流行; 另一方面, 与当时在文人之中流行的另一种爱好——啸有关。

关键词

驴鸣; 啸; 魏晋时期

1 引言

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第一则《魏文帝作驴鸣》: “王仲宣好驴鸣。既葬, 文帝临其丧, 顾语同游曰: ‘王好驴鸣, 可各作一声送之。’ 赴客皆一作驴鸣。”

2 “驴鸣”现象的记载

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第三则《孙子荆吊王武子》: “孙子荆以有才, 少所推服, 唯雅敬王武子。武子丧, 时名士无不至者。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。哭毕, 向床曰: ‘卿常好我作驴鸣, 今我为卿作。’ 体似真声, 宾客皆笑。孙举头曰: ‘使君辈存, 令此人死!’ ”

其实喜欢听“驴鸣”这一癖好的创始人并非以上二位, 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·戴良》记载: “良少诞节。母喜驴鸣, 良常学之以候乐游。”可见后汉时期戴良的母亲就喜欢听驴鸣, 戴良因此也学习驴鸣以讨母亲开心。

【作者简介】董香兰(2000-), 女, 本科, 从事文艺学研究。

3 以王粲为例分析为何魏晋时期会出现好“驴鸣”的现象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关于驴的记载: “驴, 似马, 长耳。”驴是从西域引进过来的, 驴在刚传进来时确实是珍稀之物, 甚至还一跃成为王室的宠物。《尔雅翼》里就提到: “始自汉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, 躬自操辔, 驱驰周旋以为乐。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, 里乘辘, 以为骑从。”所谓物以稀为贵, 随着驴家庭饲养的普及化, 它的身份下降, 逐渐变为平常的牲畜。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记载: “驴乃负重致远, 上下山谷, 野人之所用耳, 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?”可见在东汉时驴贵族养驴已经不再是被人认为尊贵的活动, 驴在当时的地位一再下降。再后来驴被认为是蠢笨的象征, 人们骂人时会喊他“蠢驴、笨驴”^①。

论文探究王粲好“驴鸣”的原因。联系王粲的生平, 王粲出身于名门望族, 他的曾祖父王龚, 在汉顺帝时任太尉; 祖父王畅, 在汉灵帝时任司空, 是当时的名士。二人都曾位列三公。王粲的父亲王谦, 曾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。初平二

年，汉献帝被董卓控制，西迁至长安，王粲也随同前往。当时的著名学者、左中郎将蔡邕一见到王粲，就觉得他是个奇才。当时蔡邕的才学天下闻名，受到满朝官员的敬重。他幻想能够像祖辈一样建功立业。可是初平四年，十七岁的王粲受司徒征辟，被召为黄门侍郎。王粲因为长安局势混乱，没有赴任。不久，他到荆州去投靠自己的同乡、荆州牧刘表。刘表见他状貌不扬，身体孱弱，又不拘小节，所以不太看重他。建安十三年，刘表病死后，王粲力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曹操。荆州平定后，曹操任命他为丞相掾，赐王粲爵关内侯。后王粲多次欲表现自我，曹操不加以理会。王粲虽然官位很高，但没有实权。他在《杂诗五首》中写道：“鸶鸟化为鸿，远窜江汉边。遭遇风云会，托身鸾凤间。天姿既否庚，受性又不闲。邂逅见逼迫，俯仰不得言。”这反映了他身在曹营，但言行并不自由。王粲的一生充满了抑郁不得志，可是他不能明目张胆地抗争。于是借驴来表达他的意难平。驴经历了由皇室宠物到粗鄙之物的身份降落，和自己的多舛命运不谋而合，于是他借驴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意难平^[2]。

另外，联系魏晋时期的社会以及政治背景。王仲宣好驴鸣受了魏晋时期任诞之风的影响。魏晋时期，政权更迭频繁，充斥着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。随之世风开始走向淫靡，各种任心而为的“癖”出现。当时士人放纵情感，游玩山水，用自己的“癖好”展示个人的个性与追求。阮籍有一个奇怪的癖好，即有时常常一个人骑着牛车带着酒，一边喝酒一边痛哭，牛车停住找不到道路才回返。刘伶纵酒佯狂，每天醉醺醺的，有时竟然抬棺狂饮，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。相对于其他名士的任诞癖好，“驴鸣”只是王粲个人“癖好”。

4 好“驴鸣”之象并未在魏晋大范围流行的原因

魏晋时期是政治上极端黑暗的时期。司马氏集团随意罗织罪名陷害知识分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史书中所谓“魏晋之际天下多故，名士少有全者”（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）指的就是这种情况。最典型的莫过于“竹林七贤”之首的嵇康，因为得罪了司马昭的心腹钟会，便被以莫须有的“不孝”罪名处死，致使当时以至于后来的读书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栗。在这种背景和历史条件下，蔑视礼法、冲决纲常名教束缚、张扬个性，就成为魏晋名士的精神追求。他们寄情山水，谈玄论道，恃才放狂，傲视古今，是时代的叛逆，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。前文提到魏晋时期，各个名士以自己的“癖”来诠释自己对生命的追求，而好“驴鸣”只是王粲等个别名士的个人选择，因此“驴鸣”之象并未在魏晋大范围流行。

此外，“驴鸣”之象并没有大范围流行与当时在文人

之中流行的另一种爱好——啸有关。《说文》：“啸，吹声也。从口，肃声。”许慎认为“啸”是吹气之声，类似于今天的吹口哨。西晋成公绥《啸赋》：“动唇有曲，发口成音。”东汉郑玄《诗笺》：“啸，蹙口而出声也^[1]。”

魏晋时期，啸成为名士们的一种雅好，乃至“长啸当歌”成为魏晋名士的一大特色。不过吟啸之俗较古老，《诗经》中便有“其啸也歌”“啸歌伤怀”等描绘，但多为女子因幽怨而啸。在古代的一些祭祀仪式上的“长啸”，则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巫雩色彩，即用长啸之声给亡灵招魂或祈天降雨。大概至东汉时，啸进入文人墨客的生活圈，啸声由原始的“吹口哨”演化成旋律优美的雅音。《后汉书》说侍中向栩“恒读《老子》，状如学道，不好语言，而喜长啸”。

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阮籍的啸声，几百步之外都能清晰地听到，能让听众如痴如醉。除了阮籍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善于啸的名士不计其数。例如，晋代的谢鲲，他曾经去挑逗邻家织布的女郎，女郎很生气，就用梭子打他，门牙都被敲掉了，但他毫不在意，还得意洋洋地和别人说：“牙掉了不碍事儿，不耽误自个长啸。”

为何啸在魏晋时代如此流行，笔者认为啸既能到达抒发情绪的功能，又与其能起到养生的作用有关。长啸是吐气纳息的一种发音形式，通音律的文人名士乐于揣摩其中的奥妙。因此，啸常与琴相伴于名人在竹林之中，为名士表达情绪、抒发情感。嵇康在《赠兄秀才入军诗》中写道：“心之忧矣，永啸长吟。”古代的啸者特别喜欢发啸于皓月当空和名山大川之中，因为借助新鲜的空气和美好的环境，可以实现体内气息与体外气息的充分交换，从而达到养生的效果。《幽愤诗》中有“永啸长吟，颐性养寿”，啸对身心的益处可见一斑。

从“驴鸣”的模仿而言。驴的发声源自气流的吐纳，与人的发声方式有很大不同，因此很难模仿驴鸣，达不到文人随时随地抒发情感的目的。而啸易于发声容易模仿，能满足士人随时随地表情达意的需求。

5 结语

总之“驴鸣”之癖的盛行与魏晋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，魏晋名士蔑视礼法、冲决纲常名教束缚、张扬个性，成为他们的精神追求，因此衍生出好“驴鸣”之“癖”。而“驴鸣”并没有大范围盛行与当时的风气有关也与啸的盛行密切相关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曹文柱,李传军.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[J].历史研究,2002(5):24.
- [2] 安介生.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——与李凭先生商榷[J].民族研究,2002(4):9.
- [3] 王晓毅.“竹林七贤”考[J].历史研究,2001(5):90-99.